

載記卷第八

晉書一百八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
 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
 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畧
 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
 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
 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寇
 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



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
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黽以
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
慕諸夏之風矣虜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
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虜童卯時往
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
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虜結殷勤而別涉黽死其
弟耐篡位將謀殺虜虜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耐迎
虜立之初涉黽有憾於宇文鮮卑虜將修先君之怨
表請討之武帝弗許虜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

幽州諸軍討虜戰于肥如虜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
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虜夷
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
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虜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
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虜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
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疆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
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
鮮卑都督虜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
禮何龕嚴兵引見虜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虜
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龕聞而慙之彌加敬憚

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虜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虜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虜又遷于徒河之青山虜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虜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虜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虜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軍但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

斬萬餘人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璠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璠報讎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虜子翰言於虜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

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
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
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虜從之是日
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
郡而歸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虜爲散騎常
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虜不受建興中愍
帝遣使拜虜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
帝承制拜虜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
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虜讓而不受征虜將
軍魯昌見虜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

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
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疆
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
誰敢不從虜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
卽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虜將軍單于虜固
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虜刑政修明虛懷引
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虜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
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
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
疑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

北平西方度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爲股肱
渤海封奔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
才雋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
以舊德清重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
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束修受業焉
奭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恣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恣意奭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奭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奭奭曰彼信崔恣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旣無統一莫相歸

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恣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奭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恣昨有使至於二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奭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奭簡銳士配皝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奭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奭軍之至方

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
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
崔慙懼鬼之仇已也使兄子燾僞賀鬼會三國使亦
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鬼將燾示以
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
來賀我乎燾懼首服鬼乃遣燾歸說慙曰降者上策
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慙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
句麗鬼悉降其衆徙燾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
明年高句麗寇遼東鬼遣衆擊敗之裴嶷至自建鄴

帝遣使者拜鬼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
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
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
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鬼遣氍襲之入今支收
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鬼距之送其使於
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鬼鬼遣氍距之以裴嶷
爲右部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
伯林爲左翼攻乞得龜剋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
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

晉書一百八 輶記第八
六
庖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
不受庖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
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
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
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
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上
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
瞻江湄延道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
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
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

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國難
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
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僊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
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
之耻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
之志而今白公五負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耻之區
區楚國子重之徒猶耻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
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彘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黃池
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
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

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楊越外杖周張內馮顧陸距魏赤壁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肝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儁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况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表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己昔曹叅亦崇此道著畫一

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庖於寇難之際受大丕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宣盡虜使者遭風沒海其後虜夏寫前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疏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

與剋平嶮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
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
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彊
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
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
寇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勲屬海內分崩
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
虜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
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
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

虜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
御下況虜輔上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

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勲者也方今詔命隔
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
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爲虜庭非
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
封虜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
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虜得祇承認詔命率合諸
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
虜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

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
心實爲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
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
外遠綏索頭羗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
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
欲進車騎爲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
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
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虜卒乃止時
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及僞僭號僞謚武宣皇帝

裴嶷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
有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
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嶷遂求爲昌黎太
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旣
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虜時諸流寓之士見虜
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爲郡士啓行虜甚悅以
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
騷動虜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
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虜從之遂

陷寇管虜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
行人令疑將命初朝廷以虜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
豪處之疑既使至盛言虜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
其用舉朝改觀焉疑將還帝試留疑以觀之疑辭曰
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
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卽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
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
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
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
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爲
也出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國負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虜後謂群
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
也出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載記卷第八

晉書一百八

西爽堂吳氏

陷寇管虜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
行人令疑將命初朝廷以虜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
豪處之疑既使至盛言虜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為
其用舉朝改觀焉疑將還帝試留疑以觀之疑辭曰
臣聞天子之命不可違也臣死且不避况今曹魏

漢書卷八

晉書一百八

西漢書吳九

音義

虜 五罪反

步搖 餘昭反

魁 苦回反

耐 乃代反

膾 古外反

岌 魚及反

鮑

音

崔恣 音

犒 音秘反

紉 苦到反

紉 女九反

燾 徒到反

催汜 較几反

負 音

條 音

條

載記卷第九

晉書一百九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慕容皝

慕容翰

楊裕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廆為遼東公，立為世子。建武初，拜為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討，累有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為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皝庶

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爲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於虜皝亦不平之及虜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燾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之援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馬封奕攻鮮卑木

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于平墻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剋段遼遂寇徒河皝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奕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奕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爲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閻丘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

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嵬故事皝自征遼
東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
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
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奕襲
宇文別部涉奕于大獲而還涉奕于率騎追戰于渾
水又敗之皝將乘海討仁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
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
昔漢光武因滹沱之水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
此而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
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

乃告仁狼狽出戰爲皝所擒殺仁而還立籍田於朝
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武興
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屯于
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爲蘭聲援皝以
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
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
耻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
遣封奕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奕夾
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
送徐孟等歸於京師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奕

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諫言之
路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
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爲勃援乙連饑甚段遼輸之
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與國與皝將慕容
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奕等以
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於是咸康三年僭卽王
位赦其境內以封奕爲國相韓壽爲司馬裴開陽
王寓李洪杜群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
熙張泓等並爲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
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太子

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段遼屢爲邊患遣將
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總衆而
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
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
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進
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
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皝曰
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
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
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

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
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
及其部衆以歸帝又遣使進黜爲征北大將軍幽州
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
于公如故黜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
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黜
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黜雖
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
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
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

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
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
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
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
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
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
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
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旣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陸
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
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

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
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
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
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
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
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
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
生噂喑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
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
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

名位殊在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
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爲冰計疾苟容之
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
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
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
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
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
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
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
讎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

者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
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
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
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
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
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
常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
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
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
雖爲關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復以不驕圖國亡

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通僭逆之寇家
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
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
欲并吞疆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
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
廣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冰見
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
凱稱燕王其年凱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
遣其世子朝於凱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
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

歸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于山川形便攻戰要
路莫不練之黠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
撫膺而已車還以白黠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
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黠將圖石氏從容
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
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
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蠓蠓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
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
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於
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黠侍中大都督河

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
餘人咸康七年黠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
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
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黠軍
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
騎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
丸都釗單馬而遁黠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
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
釗遣使稱臣於黠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
其相國莫淺渾伐黠諸將請戰黠不許渾以黠爲憚

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黜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
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黜
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
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爲前鋒歸使其驍將涉奔于盡
衆距翰黜馳遣謂翰曰奔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
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剋之則歸
可不勞兵而滅奔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
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奔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
北黜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
奔于城爲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

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
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黜記室參軍
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
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使
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
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
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
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
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
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

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極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彊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死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

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殮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漑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於溝澮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

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
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
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饑必取於耕者而食
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
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
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來者自可隨須
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
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
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
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

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
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
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
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
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
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
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
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儻之路臣之
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
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

之愆收其藥石之效黜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死園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誠旣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

訓教者亦除負錄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初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黜親率群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黜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

優劣孰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于餘人親
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誠十五篇以教胄子慕
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剋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
雋與恪率騎萬七千車襲夫餘剋之虜其王及部衆
五萬餘口以還孰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
者擢充近侍以父早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管丘
等郡以勃海人爲興集縣河間人爲寧集縣廣平魏
郡人爲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爲育黎縣吳人爲吳縣
悉隸燕國孰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
乘白馬舉手麾孰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

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菟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
所見輦而還宮引雋屬以後事以永_和四年死在位
十五年時年五十二雋僭號追謚文明皇帝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援臂
工射膂力過人廆甚竒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
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爲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
不敢爲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
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爲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
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
後石季龍征遼孰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

之翰知孰躬自總戎戰必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
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為事燕主自來士馬精
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
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
衆追孰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
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
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
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
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
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鏢追騎

乃散既至孰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孰討宇文歸臨
陣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
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孰素忌之遂賜
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
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
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
常剋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
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

學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
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
爲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旣
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
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
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
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爲晉驃
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虚心延裕裕謂友人成
淳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
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况吾曹乎眷今召我豈

徒然哉淳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
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通者俟河之清也且人壽幾
何古人以爲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蔭後况
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
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
重段遼與皝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慕容與國世爲婚姻且皝今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
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
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
從出爲燕郡太守石季龍剋今支裕以郡降拜北平

太守徵爲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領征東庠秋司馬秋敗裕爲軍人所執將詣眇眇素聞裕名卽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眇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眇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眇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

倫者實亦未幾及死眇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載記卷第九

晉書一百九

西藥堂吳氏校刻

音義

佟

徒冬反

滹

火胡反

蚡

房粉反

噤

上茲下徒反

損

反

漉

盧谷反

釧

指

反

蠲

上烏下烏反

澮

古充反

墊

都念反

佛

許一

胎

反

音義卷九

晉書

七

載記卷第十

晉書一百十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慕容儁

韓

李產

產子績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嵬常言吾積福累
 仁子孫富有中原既而生儁嵬曰此兒骨相不恒吾
 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
 有文武幹略皝為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
 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依
 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
 魏大亂儁將圖兼并之計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

容評爲輔弼將軍楊鶯爲輔義將軍慕容垂爲前鋒
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
使謁者陳沉拜雋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
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
封拜一如庾凱故事明年雋統大軍南伐出自盧龍
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
他守薊雋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廣甯上谷人
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
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雋雋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
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

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烏紀于三王麟
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叙歷能無祥乎且用兵殺罰
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
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
生屠膾寡君奮劔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
天勲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
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爲已
象壞而不成柰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
畧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來救之辭耳天之神
璽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

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既銳信舉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庸人况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爲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儁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

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以城出降恪進剋中山斬白同儁軍今嚴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儁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于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奕討冉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慕容儁如中山爲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泝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爲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

吾今分軍爲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呼沱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雋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鷦巢於雋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雋謂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鷦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

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雋覽之大悅旣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群臣勸雋稱尊號雋答曰吾本幽漢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錄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裒舉以覲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奕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剋鄴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雋欲神其事業言

歷運在巳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
以求和八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
置百官以封奕爲太尉慕容恪爲侍中陽鶩爲尚書
令皇甫真爲尚書左僕射張希爲尚書右僕射宋活
爲中書監韓恒爲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廐
爲高祖武宣皇帝皝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
詣儁儁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
所推已爲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
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
燕人咸以爲儁之應也改司州爲中州置司隸校尉

官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
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
尚玄儁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
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
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
舊人皆隨才擢叙立其妻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曄
爲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儁
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反于普壁壘儁遣慕容恪率
衆討降之初冉閔旣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旣死呂
護復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追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載記卷十
及于野王悉降其衆姚襄以梁國降于雋以慕容評
爲都督秦雍益梁江楊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
權鎮于洛水慕容彊爲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
淮諸軍事進據河南雋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
爲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雋曰群小
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旣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
備亦不可不爲於是令內外戒嚴符生河內太守王
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雋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
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寃各以郡叛歸于雋初雋車
騎太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薊城降于符氏至此率

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劍遣使謝恩
貢其方物雋以劍爲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
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雋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
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
蕭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
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爲儀魏晉因循制不
納焉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
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
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
長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

音書一
禮記卷十
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
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
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
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二至之
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宜養實爲未
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構始於秦漢迄于今代遂相
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袞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
事者三兩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
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舄而以
袞襪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

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侔蹤虞夏諸
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儁曰其劔舄不
趨事下太常叅議太子服袞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
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蘭之子
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
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儁正位儁遣慕容恪慕容塵
討之恪旣濟河龕弟罷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
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旣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
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罷請率精銳距之若
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

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弗從罷固請行龕怒殺之
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
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
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
我勢均且有疆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
利如其我疆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
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
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
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
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

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志寢亦何宜輕殘人
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
耕嚴固圍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
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
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虜疆遷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
王騰以歸恪遂剋廣固以龕爲伏順將軍徙鮮卑胡
羯三千餘戶于薊留慕容廆鎮廣固恪振旅而歸傷
太子曄死僞謚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曄爲皇太
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
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勒于塞

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
萬初虜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
城也虢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蹠齧人莫能近虢
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杖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
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虢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
而駿逸不虧雋比之於鮑氏駮命鑄銅以圖其象親
為銘贊鐫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
死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雋拜寧
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
諸葛攸伐其東郡雋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

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
穎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雋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
內繕修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革
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惟祖父不殮
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
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
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
之禍坑師沉卒往往而然孤孫瑩子十室而九蕪三
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
或依羸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裕

寘虛葬以叙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今不此載
若斯之流抱琳瑯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
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
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鄧支之首
何以懸于漢關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
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
臣竊未安儁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
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
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
東二郡營起鬼廟范陽燕郡構孰廟以其護軍平熙

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符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
五千降于儁河間李黑聚衆千餘攻略州郡殺東魏
令衛顏儁長樂太守傅顏討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
下得壁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
獄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大牢祀之初冉閔之
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
藩於儁遣子入侍旣而投款建鄴結援符堅並受爵
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護之走野
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儁拜寧南將軍河內太守又
上黨馮鴛自稱太守附于張平平屢言之儁以平故

赦其罪以爲京兆太守護鴛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
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
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爲鼎峙之勢雋遣其司徒
慕容評討平領軍慕容興根討鴛司空陽鴛討昌撫軍
慕容臧攻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
悅綰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
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
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八降于雋雋大悅皆復其官爵
旣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陽鴛奔于野王歷走滎陽
昌奔邵陵鴛降其衆雋于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

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
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
洛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
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
于時者十有三事雋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
用乃改爲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
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在拔之斬雋太山太守
賈堅雋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之羨師敗
績復陷山在雋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
泓爲濟北王冲爲中山王讌群臣于蒲池酒酣賦詩

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昔
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
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
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
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
爲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
道備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
僞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
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
好斷理詰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

四也好學賢不耻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
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
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僞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
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
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
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聞
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僞顧
謂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因問高年疾
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僞夜夢石季龍齧
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

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僞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嶠嶽蕭館屯于新柵又遣督護徐固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僞遣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俄而僞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惛然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亂正統也僞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

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僞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水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僞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僞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僞雅好文籍自初卽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恒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末嘉之亂避地遼東鬼旣逐崔恣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叅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鬼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鬼納之命群寮博議咸以爲宜如該議恒駁曰自群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一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

立功者患言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鬼不平之出爲新昌令甄爲鎮軍復叅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雋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叅軍加揚烈將軍雋僭位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雋召恒以決之恒未至而群臣議以燕宜承晉爲水德旣而恒至言於雋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爲青龍受命

之初有龍見於都邑成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儁祕書監清河最熊聞恒言乃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

前鋒達郡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負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爲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僂俛歸死實非誠歟儁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儁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

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
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辨有辭理弱冠爲郡功
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
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
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
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
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
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通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
見績年少方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

午辟爲主簿 雋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
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
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
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恐績終爲恒所
害乃資遣之及到雋責其背親後至績答曰臣聞豫
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旣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
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雋曰此亦事
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慕容恪欲以
績爲尚書右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
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績遂憂

死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載記卷第十

晉書一百一十一

西爽堂吳氏校刻

音義

駑 音務 **龕** 口舍反 **沲** 徒何反 **綫** 仙箭反 **瓮** 蒲奔反 **猶** 音由 **鏗鎗** 上口

將 下七反 **禱** 古侯反 **襪** 陸氏士戀反 **踁** 上特計反 **莞** 渠營反

糜 靡為反 **鴛** 於良反 **潜然出涕** 毛詩潜涕下貌刘炫音生版反涕他礼反

閱 苦覓反 **蹋** 徒合反 **峭峻** 上口勞反 下五勞反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載記卷第一

晉書一百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慕容暉

慕容暉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及儁死群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副贊朝政慕容興根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

軍并州刺史傅顏為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曄
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勲舊驕傲有
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為亂乃言於恪曰
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
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
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為一國王殿下
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
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節况
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
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

勸恪誅之心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
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
衛慕輿千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
及曄曰太宰太傅將謀為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
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曄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
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於是使其侍中
皇甫真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
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雋
所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為
前將軍冀州刺史雋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曄使慕

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
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闕兵中路展其蟾蜍
之心此則士卒攝鬼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
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
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
爲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
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
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
羨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翼易動我則未勞而寇
已弊此爲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

遣其將張弼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
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
于晞晞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
襲勅勤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
收軍北渡屯于野王晞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
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
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温援之興寧初晞復使慕容評
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
于幽冀晞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
陽晞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

成臯以爲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
悉陷於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楊威將軍沈勁以其
左右中郎慕容筑爲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
墉慕容垂爲都督荆楊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晞
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
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
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錄不能上諧陰陽
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輟弱任重夕惕
唯憂臣聞有則天建國辦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

德舉台傳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尸
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勲
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况臣等寵緣戚
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點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
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彌
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
心經畧而思不周務至今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
之誅有慙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
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
輒循兩踈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大傅司徒章

綬惟垂昭許曄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唯
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勲高魯衛翼贊土室輔導朕
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
埽群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
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民江吳有遺
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已謙冲以違委
任之重王其割二踈獨善之小以成公且復來之大
恪評等固請致政曄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位
命者則以功成爲効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
將廓夷群凶紹復隆周之迹災膏橫流乾光墜曜朕

以眇躬猥可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
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冲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
爲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
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
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
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等
乃止曄鎮律郎郭欽奏議以曄承石季龍水爲木德
曄從之太和元年曄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
諸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陷兖州諸郡置守宰而還
慕容恪有疾深慮曄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

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晞兄樂安王斌謂之曰今勁秦跋扈疆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爲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埽平關隴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畧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踈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冲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之安危實在于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

悔也又以言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死降于晞晞遣其南中即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雒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歸符堅將符謏據陝降于晞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晞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晞群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畧又受符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畧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晞魏尹慕容德

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軋基纂成先志逆氏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謏太傅總京都武旅爲二軍後繼飛檄三

輔仁聲先獲城即侯微功必賞此則鬱槩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灞上雲屯隴下天羅旣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瞻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符謏知評晞之無遠畧恐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涌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畧豈能抗符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晞僕

射悅縮言於暉曰大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
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管戶
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
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暉納之縮既定制朝野
震驚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縮殺之晉
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
萬伐暉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攻
胡陸執暉寧東慕容忠暉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
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
溫前鋒朱_二又破暉將傅顏于林渚溫軍大振次於

枋頭暉懼_二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
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
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
乞師於符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
于潁川外爲赴援內實觀隙有燕并之志矣慕容德
屯于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
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
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
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
溫班師邀擊于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

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爲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于符堅先是晞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父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觀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况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符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相十載一時桓温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

其唯王猛一瞻評不以爲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符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諭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王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晞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爲援且符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晞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晞攻慕容筑于金墉

晞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羗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據臧遂城新樂而還桓溫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暉暉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真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楊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符堅交兵革不息內則晞毋亂政評等貪冒政

以賄成官才舉群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群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昧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盜風頽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徃虛假名

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
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僞部
况大燕累聖重先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奸
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
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
豐實戶蕪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
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
恒役之非道群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
疆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
亡進關供口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

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
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爾之
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
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畜財爲本漢文以皂
帟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
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
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蕪十倍日費之重價
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
帑藏虛竭軍士無檐榆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
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卧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

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誅又拓守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爲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爲二河通接漕穀擬之丘陵重晉陽之戍

增南藩之戰守之備銜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虜劉送死侯之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闕闕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晞不納符堅又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晞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晞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怪異晞憂懼不知所爲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大師旣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鬪當以筭取之

若冀敵不鬪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晞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鄴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晞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柰何不務撫養勲勞專以聚斂爲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冠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直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傳錢帛可散之

三軍以平允凱旋爲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晞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于沙亭爲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晞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晞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晞將縛之晞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晞于堅堅詰其奔狀晞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載記卷十一
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
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攻
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嶷擊桓執
而送之堅徙暉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
長安封暉新興侯署爲尚書堅征壽春以暉爲平南
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旣而慕容垂
攻符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暉謀殺堅以應之事
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僞謚幽皇
帝始嵬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二
十一年以元西公太和五年滅通嵬旣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
度毋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
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
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
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雋俱伐
夫餘雋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
輒潰皝將終謂雋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
俱濟汝其委之及雋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
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太都督錄尚書雋寢疾引恪與

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晞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雋
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
耳慕容輿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
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
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
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
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
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
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
中大震符氏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爲將不尚
威嚴專以信御物務於大畧不以小令勞衆軍士
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
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晞親臨問以後事恪
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况國之懿藩吳
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
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關之計言終而死

楊鷺

楊鷺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虜官至東夷
校尉鷺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
獻安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虜甚奇之玆即王位遷

晉書百十一 卷十一 雜記卷十一 五
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幃幄黜臨終謂雋曰陽士秋
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雋之將圖中原也
驚制勝之功亞于慕容恪既嗣偽位申以師傅之
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然而嘆曰昔常林徐邈先
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
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晞優答不許鶩清貞謙
謹老而彌篤旣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
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歛財

皇甫真

皇甫真字季安定朝邦人也弱冠以高才庾拜爲

遼東國侍郎黜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
勞悴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
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
有善政及雋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
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
雋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輿根將謀爲亂真
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
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
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
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

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劔閣
况護最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筭取之不可復以
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爲冠軍將軍別部都督師還
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護匈奴中郎將徵還拜侍
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符堅密謀兼并欲觀審
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軼
令軼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符堅爲散騎常
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旣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真
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
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

我君似多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晞請窮詰之晞
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
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
哉肯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
儉宜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
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
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荅曰
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
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噐也從堅入關爲奉
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閔諸華聲教莫
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
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
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庖英姿偉量是曰邊豪豈
迹姦圖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
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况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
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螫賊旣而二帝邁平陽之酷
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
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
而動豈素嘗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

桑敦地利仁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
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
略于時群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庾亮
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
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
文摧陣乃負儉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
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
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此之謂
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
原燕王協其壽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

拔堅城氣聳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
躬遽竊鴻名偷安寶錄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
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
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
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贊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
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
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
轉熾及玄恭卽世虐媪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
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
速其咎禦戎罕修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
鏑未交自瀟淪境衝朝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
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
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泰茲雜種弈世彌昌角端
掩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鴟張假竊神器憑陵
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音義

暉

文字集畧暉亦煒字同于鬼反

塘

堂郎二音

圉

渠篆反

竺

陟六反一作築

跋扈

蒲

檄

燼

疾乃反

荷擔

都濫反

甌

上一反

謏

蘇鳥反

涌

音勇

餽

反

賕

音求

陟

字或作防音乎古反

帑

他朗反

檐

字林曰直檐上處

檐

反

下

弋

綈

杜奚反

稠

直牛反

彙

音謂

隔

五代反

挺

式連反

螫

反

警

章葉反字也

媪

烏浩反

衝

步萌反

蝟

云貴反

鴟

尺脂反

浮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載記卷之十二

晉書一百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符洪

符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
 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
 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
 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
 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
 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
 突遂推洪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

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
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
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
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
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
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待洪雄果其諸
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
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
降晉後石鑿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
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

史唐川君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
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
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
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
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
鎮枋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
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旣而秋曰
宴鴆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
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
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

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偽謚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

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旣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脩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

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
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
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脩好於桓温健軍師將軍賈
玄碩等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
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旣而潜使諷玄
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
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強
氏爲天王皇后子萇爲天王皇太子弟雄爲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
各有差乃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勲至是

勲率步騎三萬人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僭
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諸公進爲王以大單于授其
子萇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
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其首健至自遣
雄菁率衆掠關東并援石季龍豫州刺史張遇於許
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
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太半遂虜遇及其衆歸于
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
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
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菁率衆擊敗之獲弘

修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為
 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慚恨引關中諸
 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事
 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
 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壽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
 詣征西桓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
 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
 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貽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萬
 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
 而遣司馬勲掠西蜀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

距溫于麥柳城愁志堆溫轉戰而前次于灊上萇等
 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
 萬為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
 騎七千與桓冲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勲
 于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
 衆大飢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為
 萇等所敗司馬勲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
 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
 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
 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

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桓温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温戰爲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萇勒兵入東宮將殺苻士自立時生侍健疾萇以健爲死

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萇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僞謚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

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
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
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
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長既死健以讖言三
羊五眼應苻故立爲太子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
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二年也尊其母強氏爲皇太
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
安領太尉苻柳爲江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諛
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
將強懷也桓溫戰及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

游懷妻少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
而殺之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主魚言於生曰此類
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
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
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群臣以成康哉之美
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
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
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粲左僕射梁安
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
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

詔董榮亂政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災饗群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爲樂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其征東符柳叅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

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爲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恠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

北面二趙蓋神美無方鑒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
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
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
窮末享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
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
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奸詐秦以
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揚初皆擅兵一方不供
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
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
以二趙甯况也瓘曰秦若兵強化盛自可先取江南

天下自以盡爲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
大聖神武開構鴻基疆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
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
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
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施恐涼州
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城東
阻大河伐人有餘而况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貴
州險塞孰若崑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
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
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

予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
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
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
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蓋追
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羨爲秦之西藩瓘曰然秦
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
負阻江山道洿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
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
瓘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
誰也負殊曰皇室心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

王安征東大將軍

曰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

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
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者
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大師錄尚書事廣甯公魚遵
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
祿程肱牛夷博聞強識探頤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
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
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
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
尚書呂婆樓文史富瞻爵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

崇祕書監王颺著作卽梁譙驍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羗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畧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瓘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

機之義其在君公

璠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

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儁遣將慕輿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羗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羗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爲襄所敗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剋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

遠隴西必爲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官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剗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蕪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事乖一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

章百姓彙纖介一 廼含山嶽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

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祲自消軋靈祗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爲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僞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爲言平即生母強氏之弟也生旣弗許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于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

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群臣奏請穰灾生日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天豈不子愛群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讌群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監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目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延出目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

井秦之分也太白訛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恠乎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温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狼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迴騎距襄俄而黃眉

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黑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大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暗見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襍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

外鎮之理改授中 卑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酋帥大臣若不從汝命漸除之及即僞位殘虐滋甚耽酒於酒無復晝夜群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剥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三五十爲群放之殿中或剥死

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群臣觀之以爲嬉樂宗室勲舊親戚忠良殺害畧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旣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剝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以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

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江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僞謚厲王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爲佐命元勲權侂人主而謙恭奉法律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

血曰天不欵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符洪征梁犢以墮為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為宰相著匪躬之稱徃常歎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讐每於朝見之際畧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燕足何雞狗而今國士與之言乎榮

聞而慙恨遂勸平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瞑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音義

反	氏	當奚	會	字秋	反	上	邽	古	枋	府良	艸	古	菁	草字本
反	軹	紙音	浙	音	堆	都	周	反	履	奇	逆	瞎	許	鎔
反	蘇	典	梁	楞	來	登	彎	鳥	閑	錘	直	垂	鉗	巨
音	二	音	瀆	音	鄜	城	撫	夫	爛	徐	庶	隻	之	石
														悻
														其
														季
														耐
														刀
														槩
														所
														角
														跌
														情
														子

載記卷第十二 晉書百十二 西爽堂吳氏校刻

載記第十三

百書百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
鄴家于末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
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
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州付臣又土
王咸陽解垂過滕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
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
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

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
執其手曰符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
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
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恠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
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符郎骨相不恒後當
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
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
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
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
泣謂堅曰汝祖昔入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

勉之堅揮劍搖尾心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
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掃世之
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爲其
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符
生嗣僞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
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
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納
爲謀主生旣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弑
生以僞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苟
氏並慮衆心未服難居大位群寮固請乃從之以升

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幸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謚父雄爲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爲皇太后妻苟氏爲皇后子宏爲皇太子兄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侯爲侯爲太尉從兄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獻鉅鹿公李威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強汪爲領軍將軍仇騰爲尚書領選席寶爲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爲中

自侍郎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與

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劬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六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羗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爲羗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

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蚝武貴中郎將加
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
龍門顧謂其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
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
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
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
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
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爲父
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
是秋大旱堅減膳或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

悉去羅紈衣不出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
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
樊世氏豪也有大勲于符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
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
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
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
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
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
謂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
璧臣之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

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
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
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廡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
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
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
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
不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
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籍田其妻苟氏
親蠶于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群臣曰漢祖起自布
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

蕭曹爲功臣之口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
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
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哺平之謀太上妻子克
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也也雖有人狗之喻豈
黃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群臣賦詩大赦復改
元曰甘露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
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
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
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家
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

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曰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頂護軍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辰於

是入居塞內貢虜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弈于率衆數萬又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內苻融以匈奴爲患其興自古比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闕兵郡縣爲非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堅僭位五年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

事何從泄也於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
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
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
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
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
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
止息請託路絕田疇修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
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
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

太學黜涉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勅違庶幾周孔微言
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
覆華畿二都鞠爲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
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
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
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屠
各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
書鄧粲爲建節將軍率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
丁姬鄒筮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
諸公競引之爲國二卿黃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

鞭等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宮
齊君子爲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
法使清濁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掇等爲國卿者降其
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
內金銀錦繡工商阜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興
寧三年堅又改元爲建元慕容暉遣其太宰慕容恪
攻拔洛陽略地至于峭澗堅懼其入關親屯陝城以
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轍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
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于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
叛堅而通于辰轍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
軍楊安鎮軍毛尸等爲前鋒都督轍遣弟活距戰于
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轍懼而降堅徙其
酋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討衛辰
擒之於木根山堅自聰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
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轍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巴西
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以東二萬餘
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州地
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
堅懼而愈修德政焉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荆
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羌歛岐叛堅自稱

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
堅遣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討歛岐
于略陽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
二郡剋之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于葵谷儼思遣
兄子純謝罪於堅仍請赦尋而猛攻破略陽歛岐奔
白馬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
邵羌追歛岐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
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通戰于枹罕東猛不利邵羌擒
歛岐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
未出猛乃服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

之未及設備而師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
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以儼爲光祿勳
歸安侯是歲苻健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于堅苻虔
據陝城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
之各齧梨以爲信皆不受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
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邵羌攻蒲
坂楊安張蚝攻陝城成世毛嵩爲雙武所敗堅又遣
其武衛王鑿寧朔呂光等率中外精銳以討之左衛
將雅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武乘勝至于
榆眉鑿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

上却鑿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
憚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長安
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
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于蒲坂
鑿等攻上却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
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鑿等攻陷陝
城克之送庾于長安殺之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
伐慕容暉次于枋頭暉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
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
率步騎二萬救暉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

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
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
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
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
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
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旣旋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
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
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鄧羌率步
騎三萬屠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導攻暉洛州
刺史慕容筑于洛陽暉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

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
臧於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邵羌鎮金
墉猛振旅而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
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暉堅親送猛于霸東謂曰今
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
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
後於鄴相見已勅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
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
總戎旅藉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筭殘胡不足平也願
不煩鑿軫肩犯霜露臣雖不武望克不淹時但願速

勅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
陽猛攻壺關執暉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
于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爲
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
安遂入晉陽執暉并州刺史慕容莊暉遣其大傅慕
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
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
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
其輜重火見鄴中暉患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
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晉

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願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踰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塞旗斬將殺俘甚衆及日中評

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間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泣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之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筭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鑿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官閱其名

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于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擘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楊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譙諸父老改枋頭爲朮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朮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其群臣赦慕容暉

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處烏丸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曰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請救于堅堅遣王鑿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鑿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溫遣諸將夜襲鑿蚝敗之鑿蚝屯慎城初仇池氐楊世以地降于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旣而歸順於晉世

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世弟統驍武
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與益
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
次于鶩陝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
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于陝中爲雅等所敗纂收
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于雅纂將
碩密降于雅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
之長安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
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
五千堅旣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

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京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
藩堅大悅卽署天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州刺史西域
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旣降懼而遣使送
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涇川侯堅
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
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
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爲百
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盪于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
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

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
不復獵堅聞桓温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温前敗瀟
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
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
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温之謂乎堅
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太
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
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
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序
序無聞及堅之昏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

稱舉學校漸興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
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
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
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是
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星
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
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
為丞相以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猛為冀州牧融將
發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
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

堅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
左右閣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
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
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慧星
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
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慧起尾箕而埽東
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
納更以暉爲尚書垂爲京兆尹冲爲平陽太守符融
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
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面南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

舉征討勞卒頻至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
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
而幸之臣愚以爲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
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
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
尚能極言况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爲德未克而懷是
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
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
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
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

灾苟求諸已何懼外患焉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爲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人自劔閣楊亮率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徐成又攻二劔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周虓降于彤楊武將軍益州刺史向仲孫勒兵距彤等于綿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孫率騎五千奔于南中安當造兵遂陷益州於是山南夷邛笮

夜郎等皆歸之是以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瑾威遠將軍桓石虔率衆三萬據墊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城都尋而育與萬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羗與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綿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羗復擊張育楊光于綿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萇于墊江萇退據五

城石虔與竺瑄移屯巴東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
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以命執之
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
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
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爲國子祭酒及王
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識之學中
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官置典
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
博士以授經遣其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
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于姑臧

遣尚書郎閻質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
鹵簿親餞萇等于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
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
衆以繼之閻質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
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
等自濟石津攻其將梁粲于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
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
川退還滑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與馬建
陣于洪地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
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

長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建降于萇遂攻據害之
及其軍司席仇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
司兵趙克哲爲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于赤岸
哲大敗天錫恩而奔還致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
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于
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
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
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
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
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爲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

之堅旣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符洛爲
非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捷又遣後
將軍俱離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
上郡與洛會干涉翼捷庭翼捷戰敗遁于弱水符洛
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
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捷荒俗未崇仁義令入太
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
鄯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
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租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
行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捷問曰中國以

學養性而人壽考漢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捷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漢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荅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漕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悌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三日遣其尚書令符丕率司馬慕容暉苟萇等步騎

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恩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冲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兗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逵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

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
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肝貽揚
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
于西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
持于淮南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
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
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
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羨詠今所獻
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群臣作
止馬詩而遣之宗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

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符丕久圍襄陽御
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
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
其特原之今以功成贖罪曰遣其黃門郎韋華持節
切讓丕等仍賜以劔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
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長諫
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山但徙荆楚人內於許洛
絕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爲促
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思莫知
所爲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

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白道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不於是促圍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符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爲未可興師乃止太元四年晉兖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汭將救彭城符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署爲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

征南府罷杖給之彭超圍彭城也置輜重于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衆萬餘聲趨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逵率彭城之衆奔于謝玄超留其治中徐襄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旣陷淮陰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二萬遡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宇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于南縣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璪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

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
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
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
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玄率衆三萬次于
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玄戰于塘西玄大
敗之斬顏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
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
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潮
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
退師淮非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潭堅聞之大怒

檻車徵超下獄起自殺難免爲庶人堅以毛當爲平
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平東將軍兖州刺
史鎮胡陸王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
邑之功也又以符洛爲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
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
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遡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
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
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
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旣投之
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今梁成沉孤於漢

水矣爲宜束手就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顏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曰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思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回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

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未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符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符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于中山有衆十萬衝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于長安呂光追斬符重於幽州石越克和

龍斬平顏及其黨與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爲將軍徙
洛于涼州徵符融爲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
洛旣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群
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
峻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磐
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
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符丕
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
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行人識
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

爲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
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梁
譙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鎮西將軍
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
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符暉爲鎮
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符叡爲安東將軍雍州刺
史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
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
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
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

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
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群臣宮宇
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恠飾之尚書
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
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掇
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體範於無
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
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
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旣登告成東嶽蹤軒皇
以齊美西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

以元略爲諫議大夫鄴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
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于寘及
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堅母
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
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而
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
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
衆二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冲遣南
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
持月餘戰于激水振等太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

破之斬振及仲俘斬萬七千

載記第十三

晉書百十三

西爽堂吳氏校刻

音義

翌

與職同

嘔血

鳥口反

蚝

七吏反

丐

古泰反

廢

音救同

京索

應劭曰京

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曰音柵

耳屬

朱辱反

兪

蒲奔反

驚陝

上音就陝漢書音下

夾反兩山之間也本或作陝

漲

音强

肺肘

即肺也

輶

以周反

沮水

七余反

許交反

邛笮

在各反本為笮

墊江

音疊

仇

來比反

翼健

渠馬反

漑

游馬以度

說文曰游水上也音由

盱眙

上况于反

眙

下與之反

溯

音素逆流而土也

璪

音早

涂中

度都反

擯

必乃反

褊阨

上方緬反

巉

子紅反

反

玕

音于

晒

式忍反

于寘

堂見反

激

五勞反

璣

居希

載記第十四

晉書百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符堅下

太元七年堅饗群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

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符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遏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爲司徒融固辭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玉罷初堅卽僞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爲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徙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卽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

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案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于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間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

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罷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三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表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爲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符朗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

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朝于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未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堅於是以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符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爲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

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罷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三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表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爲使者發音冀幽并百姓討之以符朗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

郡太守陰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朝于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未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堅於是以前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符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爲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

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
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
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
百餘戶而還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
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
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舖今欲起天下兵以討
之略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此行薄
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
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
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啓顙軍

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
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
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
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
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
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
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
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
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
大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

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
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
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
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
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
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
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爲勾踐
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曰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
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
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

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
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群臣各有異同庭議者
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
矣群臣出後獨留符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
一兩人而已群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
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
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
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
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
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

以累捷之威擊垂下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
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晉之不可伐
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
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
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
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
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
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
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
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部乘清道

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
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
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宜至境德爲時尊朕舉
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
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游吳越整
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
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
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栖
無爲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勞身于馳騎口倦
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

癘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
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
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
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
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天心
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
者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
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墳
復其桑梓止爲靖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鸞
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

略馳紙檄于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
也堅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
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曰此而
諫符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
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季
良在隨楚人憚之官竒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焉故
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
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
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
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所

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
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
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于建章宮謂
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
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
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
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
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
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灞上從容謂群臣曰
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
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
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
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
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
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
實采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
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
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桓
冲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
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

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徒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社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瀟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日恭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何爲無功吾乃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

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久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况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群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

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冲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中冲懼

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符融驃騎張蚝撫軍符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

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一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
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穎融等攻陷壽
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
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之陽
太守王詠等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
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
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
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
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
盡恐不見大將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

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倚禽賊帥堅
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
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
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
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
以旣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
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并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
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撫然有懼色初
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
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

焉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
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
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
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
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
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
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
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
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回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
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

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
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殮豚髀者堅食之
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自十匹絲十斤
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
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
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
哉涕頤而退堅大慚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
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
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
天錫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

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恣
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
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暉屯鄆城姜成
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暉棄其
衆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
軍容粗備未及闕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
求拜慕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
爲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
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
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符融而後入壽春

于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
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
謚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
公符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
龍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爲
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群盜衆至萬
數千丕遣石越擊之爲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
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
燕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
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慕容暉乃潛使

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强永率騎擊之為
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
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為丞相都督陝東
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
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
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為亂不暇近逼
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
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為
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
史鎮蒲坂徵苻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

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
龍驤姚萇為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
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
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
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
可過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
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
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
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吳王
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

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王天下未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顛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柰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爲長蛇於關東泓冲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

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喻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恠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旣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是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非地次于趙氏塢使護軍楊璧游騎三

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
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
數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
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非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
衝率衆敗其軍于鶴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
衆危惵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
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
按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
爲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
苛峻乃殺泓立冲爲皇大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

長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堅
堅遣楊璧等擊之爲萇所敗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
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符暉率洛陽陝城之
衆七萬歸于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
漢之衆來赴難堅聞慕容冲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
而歸使撫軍符方戊驪山拜符暉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
兵五萬距冲河間公苻琳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
冲乃令婦人乘牛爲衆揭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其
衆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冲揚塵鼓譟暉師敗

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爲前將軍與符琳率衆三萬擊冲于灞上爲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并戍洛陽晉冠軍謝

玄次于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于碭山轉戰而免玄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兖州堅刺史張崇棄鄆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于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鄆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疆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牛羊何爲迭死冲曰奴則奴矣旣厭奴苦復欲取爾見

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冲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大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願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符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旣往之施獨羨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如此符丕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田問知符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符謨高邑

侯符亮阜城侯符定于常山固安侯符鑒中山太守王兖于中山以爲已援垂遣張崇要興獲之于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于北刺史王騰于晉陽蚝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於群寮司馬揚膺唱歸順之計丕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碣礮濟陽太守郭蒲據滑臺將軍顏肱襲次于河非丕遣將軍桑據距之爲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克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于謝玄丕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旣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

方文降而已達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邇寇仇三軍罄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爲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爲功况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勲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不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遼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堅

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旣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椎盧作遽際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曰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曰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

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非
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
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
服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
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達旣至朝廷果欲徵
丕任子然後出師達固陳丕款誠無貳并宣揚膺之
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
大飢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稱
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常爲冲
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綬尚書郎鄧

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
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
也於是與毛萇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
堅獲免嘉其中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
侯冲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
入于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
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冲于城西追奔
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冲所獲乃擊金
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叅軍徐義宦人孟
豐告符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

不自相屠戮盤桓不進符暉屢爲冲所敗堅讓之曰
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
暉憤恚自殺關中保壁三千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
趙敖爲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
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冲爭麥戰于驪山爲冲所
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
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
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冲深憚之遂穿馬陷以自固
劉牢之至鄴慕容垂非如新城鄴中饑甚多奔中山
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

姓絕缺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
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荀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
馮傑蓮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
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
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
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輔亦爲之
或戰山峯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
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
外救不至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
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

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長圍而坑之男女無遺
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
液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
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酋望深
以爲慚故相率距莫以立忠義時有群鳥數萬翔鳴
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關羽不終年有甲
兵入城之象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
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
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
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

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爲
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獸
口三輔人爲冲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
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
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
精兵若獸利罷如雷而蚬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
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
上天有靈單誠或替六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
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
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

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歔歔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
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冲毒暴關中人
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爲
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
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貳
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
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
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
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
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朕當出

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
將軍楊定擊冲于城西爲冲所禽堅彌懼付宏以後
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
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
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
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
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
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
當舉烟又爲謠曰長鞞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
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

未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曰侍援琴而歌曰阿
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緩尾長翼短不能飛遠
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
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
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
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萇求
傅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爲惠堅瞑目叱之
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傅國璽授汝羌也圖緯
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
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

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
柰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萇乃
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
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
刺史楊璧于下辯璧距之乃奔武都氏豪張熙假道
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
以宏爲涼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強盛之
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符詔死新城堅聞而惡
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
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

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
佛寺咸應謠言矣丕僭號偽追謚堅曰世祖宣昭皇
帝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菴
爲業嘗貨菴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菴而云無直
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
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
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
拜也乃十倍償菴直遣人送之猛旣出顧視乃嵩高

山也猛瓌姿雋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
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叅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
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於
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遁
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歛
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
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問
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
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
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

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

宰宰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刻邑謹爲明君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

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受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

威震筋骨之效故僂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候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譙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

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乂之堅曰卿昔螭蟠布
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
奇卿於暫見擬卿爲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
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嚴入夢姜公
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
百揆外蕩群凶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
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
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
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
寵政替身亡斯則取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

鼎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
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引之臣何
庸捐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
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
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
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
之謗臣蒙履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
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
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
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

叙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
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幾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
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
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
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
祿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
可速裝是暮已符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
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
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
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

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
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
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
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
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羗虜我之
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
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歛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
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
如故給東園溫明秘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
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謚曰武侯朝野

卷哭三日

符融

符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
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
吾兒箕山之操乃止符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
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爲朝野所屬堅僭
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
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
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
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

雄勇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
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奸無所容故爲堅
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
過宿妻家是夜妻爲盜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
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
還頗有恠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
渡水反而非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
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
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
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豐

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
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非
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
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
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
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牖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
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
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
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
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

逐之旣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
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
二人並悉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
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
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
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
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駟與融議之性至孝初
番冀州遣使叅問其母動止或月有再三堅以爲煩
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
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

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旣有意荆楊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縵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柰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况於衆乎堅之將

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謏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

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

朝士盈坐並几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爲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回聚散無窮已既過一生中又入一死

